

去加拿大女儿那里探亲,因为人地生疏,语言不通,只得整天待在家里,伏案网头敲击键盘。日

长时久,筋骨劳损,脊椎错位,腰酸背痛,苦不堪言。从微信得知上海五里桥卫生中心有正骨专科门诊,回国后,便立马前往。不料被告知,这是老掉牙的陈年“老黄历”,自十多年前某老医生退休之后,该科便后继无人,彻底偃旗息鼓。后又从网上查到,并按图索骥找到业已并入豫园卫生中心的原黄浦区推拿门诊部门,总算专科还在,但医生已从原先的十七八位,锐减至今的寥寥无几,而门诊患者之多,令人惊讶。单预约登记的黑色硬面抄,就有厚厚的大大本,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患者姓名,少说成千。据说,现在轮到就诊的病人,还是三年前预约的。

上述两家一级医院,虽然规模不大,资质不高,但曾经的名气和口碑并不亚于某些三甲大医院,因为他们的专科曾

救救特色门诊

张高炜



特色的中医瑰宝,竟无立锥之地,抑或面临专业人员大量流失的困境。其原因多,但归根结底,个人价值得不到体现,待遇低下,付出与回报的不成正比所致。人心浮动,不能不说是最重要的因素。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,好不容易打响的金字招牌,需精心呵护方能历久弥新,薪火相传。医生是医院的第一竞争力,人才的流失势必造成医院的巨大损失。医院不是一般的服务企业,医生是负有“救死扶伤”的特殊使命的“白衣天使”,理应树立“以人为本”的理念。政府理应相应加大扶持力度;医院自身则需通过建立培养培训机制、搭建事业平台、完善绩效考核的分配方案等举措,想方设法留住人才,在满足患者需求的同时,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
春秋时秦晋两国世代互相婚嫁,并有了泛指两家联姻的成语“秦晋之好”。又快到婚嫁“旺季”的春节期间了,拙文以《“秦晋”之好》为题,析秦、晋两字,赞先人造字。

甲文秦(图一)为左右两手举持木杵春禾的景况,字中置双禾表示成熟禾谷的高产,故收获季节捣春禾谷动作的“秦”又暗蕴粮多义。《说文注》秦:“地宜禾。从禾,春省。一曰秦,禾名。”持杵春禾的“秦”借用于盛产粮食地方的名称。陕西关中平原是指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,以种植禾谷为业,这里风调雨顺,土地肥沃,农业发达,自古以来就是大粮仓,称作秦地,陕西省又号称“八百里秦川”。

富庶的“秦”地为秦文明兴起奠定坚实基础,春秋时代秦襄公始立的秦国,秦孝公时成为战国七雄之一,定都秦腹地咸阳,国富兵强,民熙物阜。吉祥的“秦”字又是朝代名,由秦国统一了六国后建立的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朝代。秦代北方与西方邻国称中国人为秦人;到汉时西域诸国更称整个中国为秦。殷商先民以持杵春双禾寓丰收之义造出的“秦”的字,后人用作地名、国名、朝代名,可谓慧眼识“秦”,都福报满满。秦字被藉它用后,秦的捣春义由捣、捏字代替。

晋(晋,甲文,图二),先列出不同的三种解析。1.《说文解字》:“晋,进也。日出万物进。从日,从𠂔。”2.《汉字源流字典》(谷衍奎编)汇集学界基本识定云:“甲骨文一形是两支箭插入插箭器中形,会插入之意。”3.另有无稽之谈:晋的两个至指朝见天子俯首跪拜;日,表示齐声赞颂。

再谨陈拙见:被学界否定的《说文》“日出万物进”说,其中晋的𠂔下为“日”字指太阳并没有说

错。学界把此“日”释作“插箭器”则错了,并由此得出“会插入之意”的错误结论。𠂔是指到达,但甲文双矢下没有表示到达的横线,小篆才添有(图三)。从甲骨文辞中所有款式的“晋”看,双矢都并无“插入”人所谓的“插箭器”,这种“插入”的无厘头甲文研究析字形法颇不专业严谨,古人甲文造字的笔画形体安排都是有道理的。“备(備)脩(備)鞬(鞬)和(和)无(无)备(备)”的初文才是两支箭矢或单支,实实在在地插入箭筐或箭架类“插箭器”的造形(图四)。

谈晋字,我自然想到了当代创意无穷的太阳摄影艺术。这是利用日出与日落时分的太阳与人的肢体语言或器物组合,巧妙抓拍出各种花样的摄影表现样式,美轮美奂。汉字艺术与摄影艺术是两个不同类别的艺术体系,似乎没有可比性,但就构成设计的创意美学来说,三千多年甲文与“日”搭配出的一些字,早有了创意太阳摄影风采:林间旭日与空中宿月同辉的“朝”,土地下日在烘烤的“春”,壁缝中日在透光的“隙”……“晋”无疑是“创意太阳汉字”系列中的代表作。晋的字,“日”非插箭器,亦非《说文》狭义的日出之日,就是一轮红日;而“𠂔”则是以双矢向阳构形表示上升字义。

谛视晋字,我意与古会。仿佛感到“晋”中极具能量的箭矢含后羿射日臂力,呈夸父追日箭步,风驰电掣般地在高天划出两条倔强的弧线形,向着太阳晋进,最终箭簇直直地“落定”目标。此刻,双矢如古代将军头盔插着一对雉鸡翎,若接若离地“插在”这遥远宇宙金灿灿太阳上。我觉得,甲文“晋”的景观,如先人用相机镜头抓拍下来抽象出的美图,何等威武壮美与浪漫奇幻。其登峰魅力,又岂是太阳创意摄影可比肩。

“秦、晋”寻绎,朝乾夕惕。道心甚微,惟精惟一。“秦、晋”之好,构形寓意。窃窃冥冥,至法至理。



由一批颇有名望的大师、老专家领衔,医术精湛,独树一帜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,如此受欢迎、有长时久,筋骨劳损,脊椎错位,腰酸背痛,苦不堪言。从微信得知上海五里桥卫生中心有正骨专科门诊,回国后,便立马前往。不料被告知,这是老掉牙的陈年“老黄历”,自十多年前某老医生退休之后,该科便后继无人,彻底偃旗息鼓。后又从网上查到,并按图索骥找到业已并入豫园卫生中心的原黄浦区推拿门诊部门,总算专科还在,但医生已从原先的十七八位,锐减至今的寥寥无几,而门诊患者之多,令人惊讶。单预约登记的黑色硬面抄,就有厚厚的大大本,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患者姓名,少说成千。据说,现在轮到就诊的病人,还是三年前预约的。

上述两家一级医院,虽然规模不大,资质不高,但曾经的名气和口碑并不亚于某些三甲大医院,因为他们的专科曾



“生产队里的鱼塘要干了!”腊月二十,这个火热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在村里传开了。

在崇明,阡陌间纵横交错的河浜就是天然的鱼塘。村里有一条从村东流到村西的小河,河水活泛,每年开春,老队长让人挑水桶买回鱼苗,悉数投入塘里。鱼塘属于集体所有,不允许私自捕捞,只有到年末才能干塘分鱼,村里人都掰着指头盼着干塘这个年前最重要的日子。

干塘的那一天,全队老老少少放下手头的活计,跑到塘岸上看热闹,孩子们快乐地像过节一样,蹦着、跳着,盼着鱼塘里的水早点放完。抽水机还在“突突”地抽水,草鱼已露出青黑的脊背,水面上冒头的鱼渐渐多了起来。鱼儿在浑浊的塘水里惊慌失措,泥鳅、鲫鱼等小鱼一股脑往淤泥里钻,尾巴在外面不停晃动。有人指着浑水大声喊:“看呀,露鱼背啦,那鱼好大,怕有七八斤哟!”“不抽了!”老队长大手一挥,就像战场上指挥官一样,下达了捉鱼的出令。

抓鱼的壮劳力都是干塘鱼的高手,有的套着一身黑色捕鱼服,有的索性单衣薄衫赤脚在刺骨寒风中跃跃等候。老队长的命令一发出,他们便牵开横网,从一边下去。捉鱼是有讲究的,先捉会钻泥的鲢鱼、泥鳅和个子小的鲫鱼,大草鱼、鲢鱼、青鱼不会钻泥,捞到塘中央最后

大哥,还记得我么?大哥,和您认识纯属邂逅。

春寒料峭的戈壁矿山来了一位“不速之客”,独自住在招待所里。离开大上海,没有一个熟人,孤寂是不言而喻的。那天,您贸然敲开了这排平房隔壁的隔壁的房门,闯进了我们的宿舍,想必是您门外听到了琴声。您想不到在这个年代这种环境还能听到熟悉的手风琴声。

其实,您已观察好这间宿舍住的是两位上海小伙儿,您也听出琴声是那样的滞涩。所以,一进门就直奔主题,提出想拉拉手风琴的请求。我迅即从肩上卸下手风琴,双手捧着递给了您。接过琴,您熟练地背在胸前,打开风箱,当时最流行的《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》的旋律霎时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响起。您拉得热烈奔放,把我与伙伴的情绪一下子调动了起来。我俩目不转睛地盯着您那在键盘上轻快跳动的手指,近乎傻掉了。

一曲奏罢,我俩意犹未尽,请您再拉两曲。您没推辞,接着拉了两段轻快华丽的波尔卡。

当您徐徐地收拢风箱,扣上风箱扣,看了看坐在两侧的我与伙伴后,打开了话匣子。您问我们姓甚名谁,多大岁数,来这儿多久了,在矿上干什么活,还问我们怎么想起学手风

琴的,这架手风琴是自己的还是单位的等等。我们俩像回答老师提问似地同您这位素不相识的大哥聊了起来。交谈中,您自报家门是上海青年话剧团的演员任广智,出差来矿上办事。我与伙伴我一言他一语问您演过什么戏,哪个学校的戏剧表演,是不是上海人……您坦诚相告:您是青岛人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,曾与我们熟知的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演琼花的祝希娟同台演过《年青的一代》《豹子湾战斗》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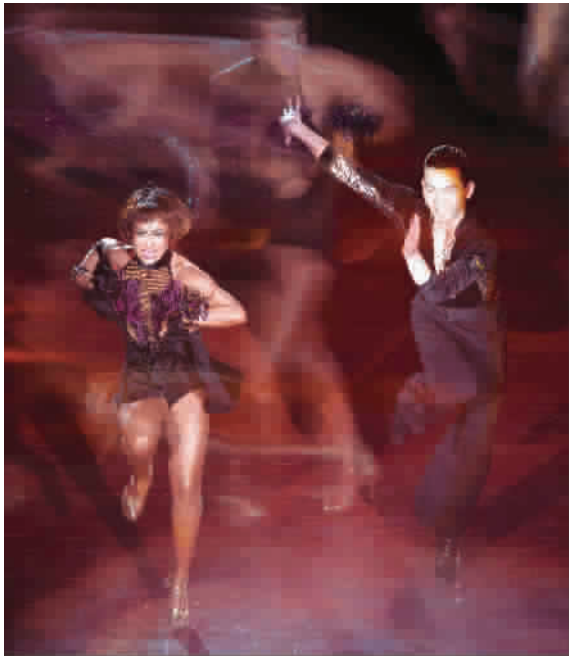
捉。十几个人,从周边一寸寸蹚过去,杨和尚真有能耐,竟然能用两只脚把鱼挟出来顺势甩到竹筐里,看得岸上的人连声叫好。草鱼、青鱼生猛劲大,强抓是不行的,需要用双手顺势把它捧进箩筐,有时没抓好,溅起的淤泥弄得满脸都是。

一条大乌青没按住,“哧溜”一声窜到杨和尚后面去了,他身子一歪,几乎摔倒。“快,快,在后面,在后面。”岸上的人比塘里的人还着急,一时间,岸上岸下喊声一片。这时,还有人抱来几捆稻草,点起火堆,不时叫塘下的人上岸取暖。

河塘里的鱼被陆续打捞出岸,“战事”接近尾声。老队长大手又一挥,另一拨人开始疏浚清理河底的淤泥,黑亮的河泥是开春耕种极好的底肥。这时,岸上的人已经按耐不住了,纷纷卷起裤脚和袖子,提桶拿网,冲向鱼塘,争抢漏网之鱼,捉些小鱼小虾,捡些蚌壳、田螺。塘里像是翻了天,泥水四溅,叫喊声起伏,收获的喜悦洋溢在冬日的阳光里。

分鱼喽!老队长的一声吆喝,男女老少拿着竹篮、水桶、木盆,蜂拥着往村头的社场赶。打捞上来的鱼已经按户头一堆一堆摆好,大小搭配,标上号,然后抓阄。今年这一塘收成比往年都好,分到的鱼超过了预期,这年应该过得好。

夜幕降临,静静的村庄,炊烟袅袅,家家户户的灶间飘出了阵阵鱼香,年关的气息就这样一层层弥漫开来……



话剧。您还给我们讲了团里的趣闻轶事,讲您在上戏学习时曾有老师建议您改学作曲,而您虽酷爱音乐却挚爱表演不改初心。

自此您像自家大哥一样,一没事儿就和我们待在一起。您摘下上衣口袋的签字笔,在白纸上画五线谱、画高音谱号低音谱号,从“中央C”讲起,讲到一升G二升D三A四E五升B,再讲到何谓大三和弦何谓小三和弦,如涓涓细流润泽我与伙伴的心田。您瞧见宿舍内火墙前取暖的炉子,就给我们讲舞台上虚拟生火点炉子如何表演……

相聚的日子总显得那样短暂。您离开矿上那天,我和伙伴送您到矿上的火车站,等车的工夫我们仍有说不完的话。

您回上海后不久,就给我们来了信,说一到上海就投入了排练演出,我记得您在信中用了“粉墨登场”这个成语。信中您还邀约我们回沪探亲时上“青话”去玩。

这一年我和伙伴约好结伴探亲。按您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上海青年话剧团。您早早地候在门卫处迎接我们。虽说分别日子不长,但在故乡上海再聚



里约奥运会举重赛场,中国选手龙清泉以破纪录的成绩,获得56公斤级冠军。夺冠后龙清泉说了一句非常励志的话:“我举起的愿望大于(杠铃)重量!”

愿望大于重量,在一定程度上说,是成功者的成功秘笈。愿望就是理想,就是全力前行的动力,就是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。

但是,不是所有的“愿望大于重量”都能成功。愿望大于重量,首先这“愿望”要切合实际,不靠谱的“愿望”就是幻想,就是无源之水,无根之木,自然就没有成功的可能。

为什么龙清泉的愿望大于杠铃的实际重量,就能够举起赛场上从没人举起的重量?还是让他自己来告诉我们吧:“这一次破纪录是因为把训练的水平发挥出来了,训练时我也能够达到这个水平。”

却是一番别样情致。

我们头一回走进“青话”,参观了抬腿就能跨上舞台的排练场,您俯身拾起一张散落在地上涂着色彩的聚酯片说,灯光一打这就是很不错的舞台背景哦。排练厅的侧墙边上架有一架立式钢琴,掀开琴盖,您在黑白琴键上弹了一段《国际歌》的旋律。

走出排练厅,您带我们登上了“青话”小洋楼的阁楼,告诉我们平日里您就在此地歇息,单人床加一桌两椅,简简单单干净利落。一落座,您顺手从床头取出一铁盒大白兔奶糖,我们一人尝了一颗。当时您已快到而立之年,我们冒昧地打问您的婚姻大事。您毫不避讳地透露,女朋友是一家工厂的女工,上海人,梳两条大辫子。我们艳羡插言,长得很一定很漂亮吧。您以笑作答,既不否定也不肯定。

那天我们又聊了很多,直到夜幕降临。您将我们送到剧团门口才依依惜别。尽管后来我在电视剧《鲁迅与柔石》及其他影视片中一眼就认出过您,并兴奋地告诉家人我同您的际会因缘,想到那是戈壁滩上的偶遇,故而没敢再续前缘。近日,我在《新民晚报》一篇朗读为主题的报道中又读到了您的大名,这才坐到电脑前,记下了在我心里珍藏了40多年的那些平平常常陈年旧事。

大哥,未知您还能记起这些么?

愿望大于重量

赵宽宏

七夕会

七夕会

的“点评”,赶紧回答他:“这可是我‘百里挑一’的典型作品啊”。窃以为,作为“艺术摄影”,首先得保持新颖性或独创性。而避免陷入简单拍摄的误区,避免相机中批量化诞生常规性的普通影像,堪称提高摄影作品艺术性的重要条件。白石老人对“艺术性”的描述为: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,“太似为媚俗,不似为欺世”。我理解为摄影者既不能随大流简单拍摄,也不能胡乱创造缺乏摄影艺术的固有特点,这无疑是摄影者需要解决的矛盾。而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把握机会,采用合适的措施。可以说,只要敢于突破自己以及他人的常规思维或技术屏障哪怕一小点,就有可能带来一丝进步的喜悦,这就是作探索性拍摄,追求“与众不同”的乐趣所在。

对影成三人

徐和德

我平常喜欢研究“多次曝光”技法,这幅用“多次曝光”拍摄的《对影成三人》画面中体现出一种特殊的虚实变化,我想以此表现我对体育舞蹈的独特感受。当我将照片传给朋友作交流时,一位幽默感、特强网名“省钱-胖子”的朋友看后,突然蹦出了一个问号:“这照片是不是千里挑一的?”我很高兴他

摄影